全球智库发展动向

王德生（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 200031）

摘　要：本文首先从发展规模、区域分布和综合排名三个方面介绍全球智库的发展动向，然后简要介绍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智库发展概况。

关键词：智库；发展规模；区域分布；排名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Global Think Tank

WANG Desheng

(Shanghai Library/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ly from three aspects of development scal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the overall ranking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lobal think tank, then it m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s think tanks development general situation.

Keywords: think tank; development scale; regional distribution; ranking

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智囊团，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或称咨询公司、顾问公司等，主要指由各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专门的研究咨询机构，这些机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于2007年发表了首份全球智库报告，到2014年已发布了8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目前该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08~2013年，全球智库数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14年全球智库数量首次出现下滑，为6618家[1]，比2013年减少208家（见图1）。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类智库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爆炸式增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新成立的智库数量分别为1001家和1422家；21世纪的前10年全球新成立的智库数量更是高达2622家，平均每年成立262家智库[2]（见图2）；2010~2013年，全球智库数量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以每年100家的速度在增长[3]。

1 全球智库发展规模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

2 智库区域分布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

王德生 男，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与情报研究。电子邮箱：dswang@libnet.sh.cn。
2008年亚洲地区智库数量为653家（占世界比例为11.95%），2014年亚洲地区智库数量急剧增长至1106家（占比为16.7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智库数量提早和在近几年内翻番，从2008年的419家增长至2014年的912家，数量增加一倍多。在“2014年中南美洲前50强智库”排行榜中，巴西占据了7个席位，其中前15强中有4个；在“2014年中东欧前55强智库”排行榜中，俄罗斯占据了11个席位，其中前10强中有3个；在“201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前65强智库”排行榜中，南非占据了12个席位，其中前10强中有5个；在“2014年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前50强智库”排行榜中，中国和印度各占了15个席位。表1列出了2014年智库数量最多的前25名国家（地区）。

3 全球综合能力最强智库排名分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将调查问卷发放给全球数千位学者、专家、智库主要负责人、公共或私人捐款者、政府决策者等人，根据调查结果，形成排名报告。排名共分4种类型：一是全球综合能力TOP智库排名；二是按地区分类的TOP智库排名；三是按研究领域分类的TOP智库排名。

资料来源：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2015年1月30日

图3 2014年全球智库地区份额占比分布
排名：四是以特殊成就分类的TOP智库排名。这里简要介绍全球综合能力最强智库排名。《2014全球智库报告》发布2014年全球综合能力前150强智库排名，表2主要列举前50名排名情况。

在2014年全球综合能力50强智库排名中，美国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前50强智库中美国占了11家，其中有9位居全球前20位，它们分别是2014年蝉联全球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排名第3）、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第4位）、兰德公司（第7位）、对外关系委员会（第8位）、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第10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第15位），以及排名第16位的卡托研究所和第18位传统基金会的。

英国占8家智库入选全球50强智库榜单，其中有2家居全球前10位，分别是排名第2位的查塔姆社和排名第9位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德国有6家智库入选全球50强智库榜单，分别是透明国际（排名第12位）、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第14位）、阿登纳基金会（第29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第30位）、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第33位）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第41位）。

比利时有4家智库入选全球50强智库榜单，其中布鲁塞尔研究所排名第5位。

中国有4家智库入选全球50强智库榜单，分别是排名第27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36位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排名第40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第48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各有2家智库入选前50强智库榜单。瑞典、瑞士、法国、荷兰、丹麦、黎巴嫩、巴西、阿根廷和印度各1家智库入选全球50强智库榜单，其中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排名全球第6位。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排名第13位，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智库。
表2 2014年全球综合实力50强智库排名

<table>
<thead>
<tr>
<th>排名</th>
<th>所属国家</th>
<th>中文名称</th>
<th>所属国家</th>
</tr>
</thead>
<tbody>
<tr>
<td>1</td>
<td>Brookings Institution</td>
<td>布鲁金斯学会</td>
<td>美国</td>
</tr>
<tr>
<td>2</td>
<td>Chatham House (CH)</td>
<td>查塔姆社</td>
<td>英国</td>
</tr>
<tr>
<td>3</td>
<td>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td>
<td>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d>
<td>美国</td>
</tr>
<tr>
<td>4</td>
<td>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td>
<td>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td>
<td>美国</td>
</tr>
<tr>
<td>5</td>
<td>Bruegel</td>
<td>布鲁盖尔研究所</td>
<td>比利时</td>
</tr>
<tr>
<td>6</td>
<td>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td>
<td>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td>
<td>瑞典</td>
</tr>
<tr>
<td>7</td>
<td>RAND Corporation</td>
<td>兰德公司</td>
<td>美国</td>
</tr>
<tr>
<td>8</td>
<td>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td>
<td>对外关系委员会</td>
<td>美国</td>
</tr>
<tr>
<td>9</td>
<t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td>
<td>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td>
<td>英国</td>
</tr>
<tr>
<td>10</td>
<td>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td>
<td>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d>
<td>美国</td>
</tr>
<tr>
<td>11</td>
<td>Amnesty International (AI)</td>
<td>大赦国际</td>
<td>英国</td>
</tr>
<tr>
<td>12</td>
<td>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td>
<td>透明国际</td>
<td>德国</td>
</tr>
<tr>
<td>13</td>
<td>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IIA)</td>
<td>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td>
<td>日本</td>
</tr>
<tr>
<td>14</td>
<td>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td>
<td>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td>
<td>德国</td>
</tr>
<tr>
<td>15</td>
<td>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d>
<td>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td>
<td>美国</td>
</tr>
<tr>
<td>16</td>
<td>Cato Institute</td>
<td>卡托研究所</td>
<td>美国</td>
</tr>
<tr>
<td>17</td>
<td>Heritage Foundation</td>
<td>传统基金会</td>
<td>美国</td>
</tr>
<tr>
<td>18</td>
<td>Fundación Getulio Vargas (FGV)</td>
<td>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基金会</td>
<td>巴西</td>
</tr>
<tr>
<td>19</td>
<td>Fraser Institute</td>
<td>菲沙研究所</td>
<td>加拿大</td>
</tr>
<tr>
<td>20</td>
<td>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FRI)</td>
<td>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td>
<td>法国</td>
</tr>
<tr>
<td>21</td>
<td>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td>
<td>国际危机组织</td>
<td>比利时</td>
</tr>
<tr>
<td>22</td>
<td>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td>
<td>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td>
<td>英国</td>
</tr>
<tr>
<td>23</td>
<td>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CES)</td>
<td>欧洲政策研究中心</td>
<td>比利时</td>
</tr>
<tr>
<td>24</td>
<td>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td>
<td>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td>
<td>美国</td>
</tr>
<tr>
<td>25</td>
<td>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td>
<td>美国进步中心</td>
<td>美国</td>
</tr>
<tr>
<td>26</td>
<td>Carnegie Moscow Center</td>
<td>卡耐基莫斯科中心</td>
<td>俄罗斯</td>
</tr>
<tr>
<td>27</td>
<td>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td>
<td>中国社会科学院</td>
<td>中国</td>
</tr>
<tr>
<td>28</td>
<td>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td>
<td>亚洲发展银行研究所</td>
<td>日本</td>
</tr>
<tr>
<td>29</td>
<td>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KAS)</td>
<td>阿登纳基金会</td>
<td>德国</td>
</tr>
<tr>
<td>30</td>
<td>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FES)</td>
<td>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td>
<td>德国</td>
</tr>
<tr>
<td>31</td>
<td>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td>
<td>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td>
<td>英国</td>
</tr>
<tr>
<td>排名</td>
<td>所属国家</td>
<td>中文名称</td>
<td>所属国家</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32</td>
<td>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EMO, RAS)</td>
<td>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td>
<td>俄罗斯</td>
</tr>
<tr>
<td>33</td>
<td>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GAP)</td>
<td>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td>
<td>德国</td>
</tr>
<tr>
<td>34</td>
<td>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d>
<td>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td>
<td>荷兰</td>
</tr>
<tr>
<td>35</td>
<td>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WMCES), FKA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td>
<td>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欧洲研究中心</td>
<td>比利时</td>
</tr>
<tr>
<td>36</td>
<td>China Institutes of International Study (CISS)</td>
<td>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td>
<td>中国</td>
</tr>
<tr>
<td>37</td>
<td>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td>
<td>卡耐基中东中心</td>
<td>黎巴嫩</td>
</tr>
<tr>
<td>38</td>
<td>Consejo Argentin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ARI)</td>
<td>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td>
<td>阿根廷</td>
</tr>
<tr>
<td>39</td>
<td>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td>
<td>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td>
<td>丹麦</td>
</tr>
<tr>
<td>40</td>
<td>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td>
<td>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td>
<td>中国</td>
</tr>
<tr>
<td>41</td>
<td>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td>
<td>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td>
<td>德国</td>
</tr>
<tr>
<td>42</td>
<td>IDEA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td>
<td>IDEAS伦敦经济学院</td>
<td>英国</td>
</tr>
<tr>
<td>43</td>
<td>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td>
<td>国际治理创新中心</td>
<td>加拿大</td>
</tr>
<tr>
<td>44</td>
<td>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td>
<td>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td>
<td>英国</td>
</tr>
<tr>
<td>45</td>
<td>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td>
<td>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td>
<td>韩国</td>
</tr>
<tr>
<td>46</td>
<td>World Economic Forum</td>
<td>世界经济论坛</td>
<td>瑞士</td>
</tr>
<tr>
<td>47</td>
<td>Human Rights Watch</td>
<td>人权观察</td>
<td>英国</td>
</tr>
<tr>
<td>48</td>
<td>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RC)</td>
<td>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td>
<td>中国</td>
</tr>
<tr>
<td>49</td>
<td>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td>
<td>韩国发展研究所</td>
<td>韩国</td>
</tr>
<tr>
<td>50</td>
<td>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CCS)</td>
<td>公民社会研究中心</td>
<td>印度</td>
</tr>
</tbody>
</table>

资料来源：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2015年1月30日

4 主要国家和地区智库发展现状

4.1 美国

美国作为现代智库的发源地，不仅智库数量全球最多，其智库发展水平也领先世界。美国智库在科技、经济、安全、国际事务、健康、环境、政策等领域，不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世界上智库最密集的城市，2014年共有396家智库；此外，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智库数量都超过100家。在《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的全球十大顶级智库中，美国独占六席。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智库的影响力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智库的全球影响力远超过其他的智库。

美国智库虽然数量庞大、形形色色，但其发展和运作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1）独立、非营利性运作

美国智库一般均强调自己是独立于政府或政党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以保证研究成
果的客观、中立。由于美国智库并不隶属于政府部门，故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不会受制于政府。在组织形式上，美国智库多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理事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作为智库管理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由董事会进行领导，兰德公司则由监事会负责管理。智库研究人员和辅助人员一般是以合同聘用的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且有聘期和考核要求。此外，由是非营利性机构，美国智库可以享受国家免税政策。

（2）“旋转门”机制

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会使大量的官员下野，同时也会有大量在职人员入阁。下野官员的一大去向就是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新入阁的官员则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智库。这种智库研究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和相互流动被称之为“旋转门”机制。这是美国智库不同于欧洲智库和中国智库的一大特色。这种“旋转门”机制一方面使得智库研究人员的阅历、人脉、研究资源保持着较高水准，同时也令智库与政府保持紧密关系，其政策建议往往可以直达白宫和国会。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现任的200多名研究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在现任奥巴马政府中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有36人之多。“旋转门”机制不但使得美国智库的地位和影响举足轻重，也确保了美国所出台政策的专业性和可靠性。

（3）背景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美国智库的成立和发展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包括国会背景、党派背景、基金会财团背景或大学背景的多种智库不一而足。这种多元化的背景特点，保证了国家、政党、社会和各行业、团体利益和智慧的充分表达与碰撞。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也呈现多元化特点，主要包括四种渠道：发行出版物和学术会议所得、政府委托研究合同收入、基金会的捐赠以及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其中捐赠收入是其主要来源。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营业收入的45%来自公司和个人的捐赠，29%来自基金会的捐赠，7%来自出版物收入，而来自政府资助的只有4%。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显然有助于保证美国智库的独立性。

4.2 欧盟

在欧洲专业性智库中，大多知名度较高和影响力较大的专业智库均来自于欧盟的主要成员国，特别是英法，还有就是集中在作为欧盟中心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如英国查塔姆社、国际战略研究所、大赦国际和亚当·斯密研究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透明国际、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和阿登纳基金会；布鲁塞尔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国际危机集团和布鲁盖尔研究所。此外，还有老牌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以及在欧盟层面上影响巨大的智库新秀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和欧盟安全研究所。它们一并构成欧洲专业智库的主流群体。欧盟智库发展历史悠久，有着不同于美国智库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性较弱

欧盟国家的智库并不像美国智库那样具有较强独立性，而是大多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依附于政府或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根据《2014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德国目前共有194家智库类研究机构，其中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占40%。又如，英国知名智库查塔姆社就是政府型智库。一些智库虽然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但实际上主要支持者和服务对象是政府或某一派，如法国政体研究所背后的主要支持者是英国国际发展署，而政策研究中心和改革研究所实际上都是保守党的智库。

（2）资金来源比较单一

不同于美国智库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欧盟智库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政府或政党资助。在英国，政府直接以财政拨款方式资助其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在德国的智库建设中，接受政府财政资助的智库数量也非常多。有资料统计，德国高达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资助。正是由于在资金
来源上严重依赖于政府或政党，决定了欧盟智库在独立性和市场化程度方面不如美国智库。

（3）管理体制完善

欧盟智库虽然在独立性上不如美国，但却大多有着十分成熟和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经费筹措、人员考核和激励机制、研究选题的确立（或接受委托）、课题研究到课题评审都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以确保智库的有序运行和研究成果的质量。例如，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执行严格的评审机制，通常邀请该研究所外的同行专家担任课题评委，其意见以匿名形式反馈给该研究所。此外，欧盟智库比较注重研究成果的宣传报道，并且运作手法娴熟，以求增强智库的影响力。

4.3 中国

在中国，“智库”这个词直到2009年才变得炙手可热。2009年，在中央编译局召开的“中国式智库的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式智库”的概念，2009年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智库元年”。在2009年初发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74家，排在全球第12名，在报告中的全球50大美国以外智库名单中，中国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入围，分列第25和34位。但是在《2010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已达425家，数量排名跃居全球第二。在《2014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有4家智库入选全球50强智库榜单。

从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上，中国智库大致可分为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3类。官方智库是指隶属于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半官方性质的国家和地方社科院系统，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其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目前，官方智库在中国各类智库中明显占据者主导和优势地位。高校智库是指我国高校附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其研究人员主要为大学教师，经费

<table>
<thead>
<tr>
<th>排名</th>
<th>机构名称</th>
</tr>
</thead>
<tbody>
<tr>
<td>1</td>
<td>中国社会科学院</td>
</tr>
<tr>
<td>2</td>
<td>北京大学</td>
</tr>
<tr>
<td>3</td>
<td>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td>
</tr>
<tr>
<td>4</td>
<td>复旦大学</td>
</tr>
<tr>
<td>5</td>
<td>中共中央党校</td>
</tr>
<tr>
<td>6</td>
<td>清华大学</td>
</tr>
<tr>
<td>7</td>
<td>上海社会科学院</td>
</tr>
<tr>
<td>8</td>
<td>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td>
</tr>
<tr>
<td>9</td>
<td>中国人民大学</td>
</tr>
<tr>
<td>10</td>
<td>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td>
</tr>
</tbody>
</table>

主要来自于校方拨款、政府合同、企业赞助、社会募捐等多种渠道。民间智库主要是指民间组织性质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等，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或企业赞助。

参考文献：